



(上接B06版)

二是过度垄断使民间资本投资无门,实体企业发展空间受限,大量民间资本变成游资热钱。众多垄断性产业存在准入壁垒,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受限,民间资本为保值增值纷纷进入非实体经济领域。

三是欧美经济低迷,新兴国家低价抢单,我国企业面临不断萎缩的国内外市场需求,订单大幅度减少,库存量急剧增加,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。四是生产资源的非有效配置导致上下游企业利润分配的“两极分化”,大量中小企业资金链不堪重负,遭遇市场淘汰危机。五是企业创新需要高投入、具有高风险,中小企业创新转型资源不足,举步维艰。

### 需要“放”“扶”政策支持

新京报:从历史情况来看,经济危机会倒逼企业实现产业升级,但每次一倒逼,似乎钱都流进金融市场或者资本市场,不是高利贷就是房地产。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?

辜胜阻:转型升级需要依靠创新驱动,但是传统行业里的中小企业或是能力有限不会创新,或是风险太大不敢创新,或是融资太难不能创新,总之难以转型升级,最终不得不逃离实体经济。由于一般制造业利润微薄,而房地产和金融投资有过高回报,许多地方的龙头企业早已开始实行“主业制造、副业房产及金融投资”的运营模式。如“2009年浙江百强民营企业排行榜”上,七成涉足房地产业。“办厂的老板被炒房的老婆瞧不起”已成为不良市场导向。

新京报:你认为,如何才能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?

辜胜阻:除了市场倒逼机制,还需要政府这只“有形之手”来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。要通过“放”和“扶”的政策支持,提高企业转型升级能力,尤其是限制投机暴利,挤压“炒”经济的空间。

新京报:具体要怎么“放”、怎么“扶”,才能做到化危为机?

辜胜阻:“放”就是放开垄断,营造民企与国企间平等使用生产要素、公平参与市场竞争、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环境,健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,减少中小企业升级阻力。要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,努力消除不平等待遇。

“扶”就是将扶持三农的某些政策移植到中小企业,对中小企业少取多予,帮助其轻装上阵。通过减税、减费、减负等方式提高民间资本回归产业的投资回报,做到既“晓之以理”,又“诱之以利”,构建扶持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体系。

总的来说,“放”就是为中小企业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实业致富环境,“扶”就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给予中小企业直接帮助,让民间资本在实业中进得去、留得住、能盈利,从而避免民间游资脱离实体经济。

### 对民间金融应规范“招安”

新京报:你前面说道,高成本导致的利润微薄是中小企业脱离实体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,应该采取何种措施解决?

辜胜阻:企业高成本困境需要政府和企业联手应对。仅仅依靠企业或政府任何一方力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需要双方各司其职。一方面,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“有形之手”的作用,积极减税、减费。当前,要在提高营业税和增值税起征点基础上,推进减税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,让利于民。

另一方面,需要中小企业苦练内功,借助市场竞争淘汰机制的倒逼压力,变被动为主动,变生存压力为转型动力。企业要注重技术创新、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降低“高成本”。通过向中西部地区实施产业转移来缓解东部地区劳动力、土地、资源、环境等压力,规避“高成本”。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最具竞争优势的行业,将经营重点收缩于价值链核心环节,通过产品差异化、商业模式创新来提高产品附加值,化解“高成本”。

新京报:除政府财税支持以外,金融业怎样深化改革?怎么引导资金回归实体经济?

辜胜阻:一方面,要努力促进民间金融“阳光化”,规范化、合法化。对民间金融不是打击取缔而是规范“招安”,让其成为多层次融资体系的组成部分;对融资渠道不能“并轨”而要“多轨”,不仅有正规金融的“正门”,也要有民间金融这类“侧门”。

要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发展中银行和社区银行,通过发展草根金融扶持草根经济,实现“门当户对”;对高利率民间借贷不能让其其在“地下”野蛮成长,而应在“地上”理性发展。同时,还要建立分层的监管体系,中央监管机构只监管大的金融机构,微小型金融机构放给地方监管,并建立地方与中央相关部门的即时信息沟通机制。

另一方面要完善面向中小企业的正规金融体系,和政府公共金融服务,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立城市社区中小银行,用信贷优惠政策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发展,建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回报,做到既“晓之以理”,又“诱之以利”,构建扶持中小企业的资本市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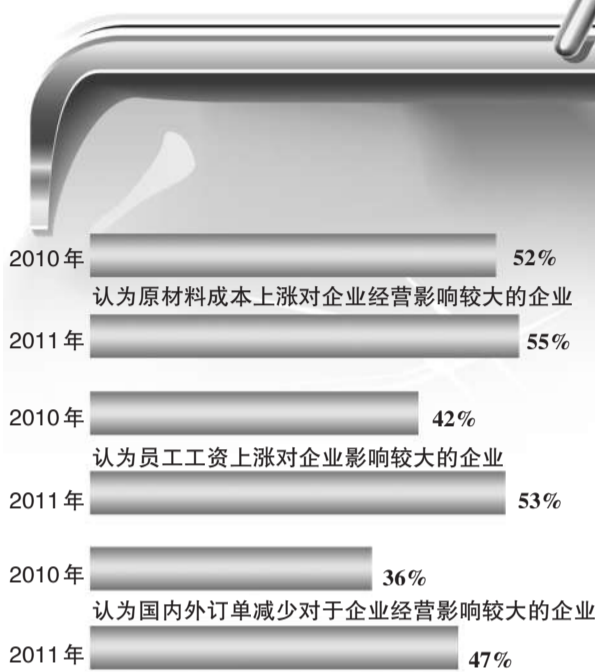
本报记者 苏曼丽

##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胡晓明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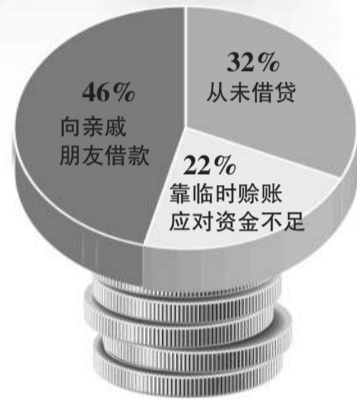
# 小微企业贷款永远稀缺

称即使货币政策放宽,资金也流不到小微企业

### 环渤海小微企业调研数据



注:2011年底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集团,对环渤海区域99家小微企业实地走访,并通过网络问卷对区域内3476家小微企业进行调研,形成《环渤海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研报告》。



新京报制图 郭宇

过去一年,阿里巴巴金融向96800家小微企业提供了小额信贷,并联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,先后在长三角、珠三角和环渤海开展了小微企业生存状况的调研。作为中国触角最广的中介服务机构,阿里金融可能也是对东部中小企业了解最深入的。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、阿里金融负责人胡晓明认为,小微企业的贷款永远是稀缺的,因此,一定要有机构来做小微企业贷款。

### 很少中小企业转向金融

记者:你们去年在长三角、珠三角和环渤海进行了三次调研。在你们的调研过程中,有没有观察到由于成本上升、利润过薄等原因从制造业转向金融投资、高利贷一类的案例?

胡晓明:有这样的情况,但是比例很小。我们的调研当中,接近100%的小企业主还是坚守自己的生产销售。

记者:去年以来,媒体上出现了很多“制造业转向金融投资”类似的报道,这其中与实际情况有什么不一样?

胡晓明:2011年年初,大家说出现了中小企业的倒闭潮,我们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调查,我们当时的判断是根本不存在,当然现在来看也可以发现这个问题确实不存在。有一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,成本上升,融资困难,一些小企业停产或者半歇产。但这

个过程中,哪些小企业是最容易受到影响而倒闭的?

第一种,盲目扩张,年销售1000万想去做一个亿的事情,管理不善就很容易出现倒闭;第二种,从原来本身的制造业开始蜕变,变成一个中介机构,比如通过资金拆借来做高利贷;第三种,赌博,有些企业从流水线发展到大量购买土地。

做金融中介,高利贷的有没有呢?有,但一般不是小微企业,一般是大中型企业,小微企业没有那个能力,拿不到钱。所以,我们调研的结果表明,3000万(销售额)以下的企业,很少出现这种情况。

### 小贷公司生存情况恶劣

记者:小贷公司目前是不是受到政策的局限?在网络信用评级创新方面,有什么进展?

胡晓明:去年开始,小额贷款公司生存情况比前年恶劣很多。主要是去年宏观调控、信贷紧缩情况下,一些小贷公司开始往银行禁止的行业迈进。银行业为了隔离这个风险,对整个授信做了调整,基本是收得非常紧。

国家用小贷解决微型经济制造业的问题,但问题在于能否针对不同小额贷款公司给予不同信用评级、给予一些不同的政策。对于比较好的,比如说针对100万以下小微企业信贷的,国家应该给予信贷支持;如果不是这样的,应该

给予更紧的政策。

记者:有观点认为,现在给小微企业做的金融服务,利率太高了,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?

胡晓明:我从做金融、做银行最后来到阿里巴巴做小微贷。大中型企业的借贷,最高利率加上所有费用,对银行业来说是10%到12%,去年高一点是13%到14%,这是所有加起来。

哪怕货币政策稍微放宽一点,资金在中国也永远是稀缺资源。水漫金山之后,这个水不会流到小微企业?永远流不到。小微企业的贷款永远是稀缺的。一定要有机构来做小微企业贷款。它们没有四大行那样的渠道优势,而是更贴近小微企业,因此服务成本也会上升。如果不鼓励,有谁愿意服务这些小微企业?所以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,越是小的越难做,越难做的越应该有特别的市场机制来解决。

很多人认为,这么高的利率出来之后,制造业本身的盈利能力是覆盖不了借贷利率的。我们在环渤海调研中看到河北企业家,他的企业一年利润是30%,他愿意拿出20%付利息,这20%的利息对他是很高的,如果加了增值税就亏了,谁来解决这个问题?我认为应该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。

### 用工成本上升是首要问题

记者:中小企业成本升高、融资难、用工成本上

升等问题是一直存在的,还是说只有近几年才表现突出?

胡晓明:融资难问题,其实国家也出了很多政策。但我敢说融资难问题会持续存在,这本身是小微企业的特性决定的。小微企业的特性决定了信息不对称,越灵活越不容易接受规则,比如这些企业的财务报表、收入、纳税情况等,其很多信息不能够被及时获取。

关于生产成本和原材料涨价的问题,从改革开放以来,特别是2002年以来生产成本一直在上涨。受房地产的影响,未来这个情况也不会得到改善,价格不会被压下去。

对小企业来说,这是头等大事,但是是可以接受的,因为大家成本都高。他们不能忍受的是员工的工资高。对于大企业来说,品牌和福利保障,使得其企业员工呈现稳定状态,但对于小企业来说,工人工资的快速变动,使得小企业的用人呈现不稳定状态。因此,工人成本上升对于小企业来说是首要问题,超过其他因素。

记者:在小贷贷,或者说阿里金融这一领域,你们有没有什么规划?

胡晓明:我们希望三年能够服务100万家小微企业,不多,占到中国企业数的2.5%。如果能服务好,希望能对中国小微企业和服务小微企业的金融形态带来一点点影响,那就够了。

本报记者 吴敏